

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【清】林雲銘◎著

韓文起

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

韓文起

【清】林雲銘◎著 胡佳◎點校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韓文起 / (清) 林雲銘著. — 上海 :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 2013. 4

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

ISBN 978-7-5675-0598-8

I. ①韓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古典散文 散文集 中國 唐代②韓愈 768 824 古典散文 散文評論
IV. ①I264. 2②I207. 6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資料核字(2013)第079289號

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

韓文起

著 者 (清) 林雲銘

點 校 者 胡 佳

特約編輯 黃曙輝

項目編輯 龐 堅

封面題簽 鞏本棟

裝幀設計 盧曉紅

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

網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電 話 021-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-62572105

客服電話 021-62865537

門市 郵購 電話 021-62869887
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

網 店 <http://hdsdchs.tmall.com/>

印 刷 者 蘇州工業園區美柯樂製版印務有限公司

開 本 850×1168 32開

印 張 16

字 數 296千字

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

書 號 ISBN 978-7-5675-0598-8/I · 970

定 價 48.00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 請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調換或電話021-62865537聯繫

整理弁言

一

林雲銘，福建閩縣（今福州）人，字道昭，又字西仲。康熙四年（一六六五年）春，林雲銘自署其齋曰損，號爲損齋居士。室名挹奎樓。

林雲銘生於明崇禎元年（一六二八年）八月。少年時，父親林兆熊被人構陷入獄，林雲銘於是「與伯兄林雲鑲發憤讀書，凡諸子百家率皆流覽成誦，能言其所以然。其爲文如天馬行空，不可羈綫」。順治五年（一六四八年），成舉人。

順治十五年（一六五八年）林雲銘登進士第，授新安司理，後任徽州府推官。林雲銘擔任推官期間，公正不阿，治案英明，林枝春撰寫的《江南徽州府推官西仲林公傳》中稱讚他「治事精敏，聽斷如神，他郡有疑獄不決，卒賴公而剖」。康熙六年（一六六七年），朝廷裁撤推官一職，林雲銘便未再做官，隱居閩北建溪，專心著書立說。

康熙十三年（一六七四年），福建靖南王耿精忠發動反清的「甲寅閩變」，林

雲銘不願被耿精忠「招致」，被耿拘囚，後被押送到侯官縣，關在「邑獄」裏。第三年九月，清兵至，始獲釋。浙江文士仇兆鼐編選林雲銘《挹奎樓選稿》中提到這段史實：「雲銘官知縣，耿精忠叛清，脅降不遂，囚之三年。及釋，移家錢塘。」這一事變對林雲銘的打擊很大。林雲銘的家被燒毀，生活難以爲繼，所著著作全部毀於戰火，「嗣杜門富沙七年，如左國史漢，及唐宋諸大家，具有手注抄本，寅卯閏變，悉蕩然沒於烽火中，片紙不可復得」，於是舉家搬至杭州謀生。在其《述懷歌》中，林雲銘這樣寫道：「五十歸來建水沿，劫灰萬卷無存編。瓶乏春糧裋褐穿，妻兒相向淚潺湲。故園擾擾百憂煎，重蠹西湖路數千。」其中辛酸悲苦可見一斑。而《遣使移眷寓杭》則表達了其對故鄉的深深眷戀及漂泊他鄉的孤苦無依：「誰人不道故鄉妍，輕棄閩家獨自憐。鼓浪鯨鯢橫海曲，潛形魍魎伺山顛。蛇方剔膽悲呈腹，鳥既傷弓怯聽弦。暫把西湖謀寄跡，休言丘首計歸年。」

從此，林雲銘隱居杭州，以賣文爲生。其卒於康熙三十六年（一六九七年）七月，享年七十，葬杭州西湖。

林雲銘一生著作頗豐，所著評校有《莊子因》、《楚辭燈》、《韓文起》、《古文

析義》前後編等，詩文集有《吳山穀音》、《損齋焚餘》、《挹奎樓選稿》等。

二

林雲銘稱「韓文全集，無篇不佳」，他對韓愈文章整體評價是「韓文根本六經子史，必以聖人之道爲宗，與夫忠君信友憂國憂民之意」，即「文以載道」和忠君愛國的思想，他對韓愈文章中講究聖賢之道、仁愛百姓、憂國憂民的儒者風範稱讚有加。

韓愈是有唐一代的著名文人，爲唐宋八大家之首，他的文章和思想倍受歷代文人推崇。但是因爲韓文創作的體例和特點與科舉「八股」的寫作要求相似，所以許多學子熟讀韓文，不過是剽竊韓文來應付科舉考試，以期仕途通達，並不解其意。文人少時便模擬韓文寫作「八股文」，走上仕途之後，剽竊韓文作頌聖文章。文壇風氣大壞，林雲銘對此種現象十分不滿。

在其康熙二十一年（一六八二年）爲《古文析義》所作序中，林雲銘道：「是故古文篇法不一，皆有神理，有結穴，有關鍵，有竅卻。或提起或脫卸，或埋伏

或照應，或收或縱，或散或整，或突然而起，或咄然而止，或拉雜重複，或變換錯綜，亦莫不有一段派絡貫行其間。學者憤憤於此，祇記取數語活套，可以攬入八股制藝者，便自稱學古有獲。如此，雖白首下帷何益！」《四書存稿自序》中也闡述了他對剽竊成風的文壇的痛恨與諷刺：「嘗撫几自奮曰，文章定價，寸心千古。若僅粗記二三百篇爛時文，影響剽竊逐陳棘楸中，學做謄錄生。走筆寫就，縱掇上第通顯，亦不過如乞兒弄獼猴，扮鬼臉戲，唱幾套爛熟曲子，向市井駟僮手中，討得百十銅錢，途遇群丐，持出相誇，誠可哀也。」

林雲銘《韓文起》自序云：「余童年負笈鄉塾，見制藝中有用韓文詞句，人輒喜之。因購一坊本，以爲中郎枕秘，按日所受於師者，既成誦，即發而潛玩，不令諸學童聽睹。塾師疑余泛覽，有妨舉業……恚且罵曰：古文不過取其明晰易曉詞句，擅入制藝足矣。何深求爲。余進曰：制藝即古文變體。昌黎當日起衰，恐不是竊前人詞句擅入篇中，而八代之衰遂能起也。」

蘇軾《潮州韓文公廟碑》謂：「自東漢以來，道喪文弊，異端並起，歷唐貞觀、開元之盛，輔以房、杜、姚、宋而不能救。獨韓文公起布衣，談笑而麾之，天下

靡然從公，復歸於正，蓋三百年於此矣。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濟天下之溺；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奪三軍之帥；此豈非參天地，關盛衰，浩然而獨存者乎？」充分肯定了韓愈矯正文風的功績。林雲銘把韓愈的文章樹為創作楷模，主要也是希望借助韓文扭轉文壇氣候。他充分肯定韓文「文起八代之衰」的意義，將其命名為「起」，有「振起」、「勗起」、「興起」之義，其中「振起」是對韓愈「文起八代之衰」功績的頌揚；「勗起」是林雲銘多年「掃盡俗解傳訛，獨據管窺一得」，是「前此未曾有而始有」，是作者的個人創作範疇；「興起」則是希望通過《韓文起》在讀者中產生影響，一掃文壇剽竊風氣，「海內君子，若得是編，當見韓文堂奧，必能於剽竊詞句之時，溯流窮源，湔滌故習，慨然自命以為一代作者，是古人不可學而可學」。

三

在林雲銘之前，韓文評點很多，但林認為謬誤很多，影響韓文的閱讀，「坊本中評注紕謬，以訛傳訛，致千古作者苦心埋沒塵坌，尤為憾事！」他對坊本評注

抱著懷疑的態度：「余終疑古文不必如是作，在後人亦必不應如是讀也。」他認為讀韓文需博通經史，尋出根據來，如果只是用來應付制藝、科舉考試，不如不讀！他在《古文析義二編序》中道：「古人之有奇文，在千百年中，其精神不可磨滅，原與生於吾世無異。乃讀之者，茫不知其命意之深，寄意之遠，措意之巧，抒意之工，譬求友者千里相遭，一揖遽別，尚未暇通姓氏，輒栩栩人曰：此吾知己也。友其許我乎！」又道：「余以嗜古技懣，縱目其中，探索揣摩，寢食俱廢。凡有命意之深，寄意之遠，措意之巧，抒意之工者，靡不以管窺之獨得，厘正俗解傳訛。務期千百年來古人精神與餘相遇於寤寐間，如引當世奇士以爲知己，與之輪肝膽、抒情愫而後快。」

林雲銘在《韓文起》的識語中說：「昌黎爲唐宋八大家之冠，後此操觚巨手總不能出其範圍。朱晦庵《考異》定本止較字句讀訛，未曾別有闡發，嗣選本妄加評贊，謬誤相襲，先生殫心四十餘年，考據剔抉。俾集中一人一事無不有原有委，意義神理開卷躍然，凡學爲古文與爲時文者，皆不可一日離也，珍之。」林雲銘評點韓文，包括句評和篇末總評。在評注時，結合韓文寫作的時間、地點、背景，

依據史實，一一考證。「韓文內其文其事，皆有來歷根據」，「余取《唐書》一一攷証，即起作者於一堂，受其耳提面命亦不過此，快心曷極。」如《贈張童子序》對「童子」這一稱呼，林雲銘在篇末總評中考證說：「茅鹿門以呼爲童子，疑唐有童子科，而張得與其選以爲榮。不知古人稱呼多以質言之，雖舉於禮部，出於陸公之門，其呼爲童子，正所以著其異於人，不似後世必稱老年臺老門翁也。按唐制取士，由學館者曰生徒，由州縣者曰鄉貢，其科之目有明經，有進士，有童子，共有十一科。而明經又有五經二經，通計七種，經分大小中三等，《禮記》、《春秋左氏傳》爲大經，《詩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爲中經，《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爲小經，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皆兼用之，明二經者或一大一小或二中。凡序中所言者皆與童子科無涉，童子科則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每卷誦文十通者予官，通七者予出身而已，況又有「班白之老」及「終身不與」等語乎！前輩讀書亦往往疎畧如此，於後學復何責。」考證詳細，引據充分，可見其態度之慎重。

又如，林雲銘評注《諫迎佛骨表》韓愈對憲宗的諫言，「『惑』字是通篇眼目。

憲宗實是惑，反言其不惑，止把迎佛骨說作詭異戲玩。是下棋倒顛法，非一味回護也。」此段就迎佛骨及令諸寺遍迎供食上，痛發事佛流弊，不可以訓憲宗實是真心事佛，反言百姓誤認，只把百姓說作愚冥。又用倒顛法。「恥者，恥舉朝無有識之人一。此實憲宗之非，憲宗之失，止說群臣不言，御史不舉，爲可恥。又用倒顛法。此段就禦樓以觀上，痛發其過。當妙在逐段翻駁，卻似一氣呵成，其提掇佈置之巧，真古今第一篇諫疏也。」對韓愈所用筆法，闡述準確精當，可見其對韓愈文筆瞭解之深。

四

韓文整理收錄最早的是韓愈的門人、女婿李漢在韓愈去世後所編輯韓愈詩文集《昌黎先生集》，共四十卷，另目錄一卷。「李漢，字南紀，淮陽王李道明六世孫，少事韓愈，通古學，措辭雄蔚，爲人剛直，頗類愈，愈愛重之，以子妻之。擢進士第，遷累左拾遺。」李漢在其《昌黎先生集序》中道：「長慶四年冬，先生歿，門人隴西李漢，辱知最厚且親，遂收拾遺文，無所失墜。得賦四，古詩二百

五，聯句十，律詩一百七十三，雜著六十四，書、啟、序八十六，哀辭、祭文三十八，碑、誌七十六，筆硯、《鱷魚文》三，表、狀四十七，總七百，並目錄合爲四十一卷，目爲《昌黎先生集》，傳於代。」《昌黎先生集》卷帙編次爲：賦、古詩、聯句、律詩、雜著、書、啟、序、哀辭、祭文、碑誌、雜文、狀、表。

後來韓愈文集的各種版本大都從李漢本出，如宋魏仲舉所編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》，在《昌黎先生集》四十卷的基礎上，加「《外集》十卷（前五卷是佚文，後五卷是《順宗實錄》），又附錄序、傳、碑、記，《韓文類譜》，《論語筆解》，《別集》，《書文集後》，《看韓文綱目》等內容。」

林雲銘《韓文起》的編寫也以李漢本爲原本，參考朱熹《昌黎先生集考異》，「公壻李漢，曾親受業。余以其所輯原本爲主，而參以朱晦菴之《考異》，則諸本紛紛傳訛，有所折中，允稱善本」，但在編次上，林雲銘沒有參照李漢本，「韓文坊刻，編次雜亂。即李漢原本，於正集後又分外集，且於所作之前後，顛倒甚多。茲擇其有關道統者，定爲首卷，而以表狀論議辯解，爲世道治體學術官方所係者次之。其餘悉照書序傳記、雜著誌銘，各以類聚。而各類中又按所作之時爲先後，

庶有定次。但碑文二卷，則當先神而後人，先國而後家，又不可以年月拘也。」林雲銘《韓文起》按韓文內容編排，選擇韓文重視道統、政教的内容進行評注，這種編次方法反映出林雲銘受宋明理學思想影響頗深。

林雲銘所著《韓文起》十二卷，收錄韓文一百五十九篇，附《年譜》一卷。與《莊子因》、《楚辭燈》相比，清代學者對《韓文起》的評論非常少。《韓文起》成書至今，各書目也甚少著錄，其版本更是少有言及。

《韓文起凡例》提到：「是編脫稿粗定，因姪孫常礎，急於問世，遂攜入建陽書坊發梓。其中頗有遺漏簡畧，茲復細訂另刻。其卷帙次序，及訓詁未盡處，不無增改。海內明眼者，一覽能自辨之，即以此刻爲定本可也。」可知常礎攜入建陽書坊者爲初刻本，即康熙三十二年林氏建陽刻本。

而林雲銘在《韓文起序》中道：「是編也，得晉江黃子定可，以水署餘閒，究心史學，考證辯難，必極其毫髮無遺然後已。而新安王子殿揚，家學有素，復以系出觀察王弘中，《燕喜亭》，《滕王閣》二記，及《神道碑銘》，祖德攸關，慨然減貲倡梓。」可知林雲銘在初刻本面世後又對其做了很多修改補充，即上文所言

「細訂」一番，由新安王殿揚出資刻印，「即以此刻爲定本可也。」定本每卷卷首有「晉安林西仲先生評注」、「增鄭郊官五、男沅之全校」字樣。

除此之外，還有民國四年上海會文堂書局石印本，編次、內容與林氏定本無異。後來《韓文起》被傳至日本，可知的版本有：「《杭州大學圖書館線裝書總目》著錄《韓文起》十卷附《年譜》，秦鼎補標，日本文政二年（一八一九年）刻本；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》也有著錄秦氏補標十卷本，文政六年（一八二三年）京都聿林德永善兵衛等刊本。」

秦鼎補標本（以下簡稱「秦鼎本」）添秦鼎所作識語，尾張水野令神埜世猷文徽撰序。從中可知，《韓文起》一書由文徽帶至日本，在此之前，日本所流傳的韓文集「唯有蔣注一本」。本來《韓文起》由文徽整理，但後文徽因遷官「不能卒業」，將《韓文起》屬之於秦鼎，秦鼎「補校未半，而毫及之，又命兒壽蒙學」。秦鼎本在卷帙編次上與林氏定本有很大的差別。秦鼎採用《文選》的目次編排方法將《韓文起》目次分爲賦類、文類、上表類、書類、狀類、議類、設難類、對問類、辭騷類、序類、頌類、箴類、記類、傳類、論說類、哀文類、碑文類、墓

誌銘類、弔文類、祭文類，其中議類與傳類在《文選》中無對應文體，應是秦鼎自行歸類。體現出復古的思想。

秦鼎將林氏《韓文起》十二卷並爲十卷，完全打亂原定本的編排目次，並注解道：「按林氏所立目次非李漢舊也。今倣《文選》而第之，以便讀者，而有有無又有名同實異，究與《昭明》異。」對於比較特殊的分類，秦鼎也做瞭解釋：將《送窮文》與《鱷魚文》歸在文類，「文在《文選》則爲策文，策文林氏選無之，今此二篇雜文也。姑取其名以列於此，亦與《昭明》異。」將《進學解》與《釋言》歸在設難類，「《進學》一篇以名則鮮，以體則難，林氏乃列《爭臣論》之下，殊爲不類，今收於此，又附以《釋言》。」將《原道》、《原性》、《原毀》歸在論說類，「原類舊在雜著，而其體爲論，宋人始別有原名，非李漢舊也。」

五

本書所採用的底本是日本文政六年（一八二三年），秦鼎補標《韓文起》十卷本。秦鼎本附有日文訓讀，封面內頁上有「文政癸未新春鐫」、「尾張秦士鉉先生

校讀」等字樣，每卷卷首有「神野世猷文徽原校」、「尾張秦鼎士鉉校定補標」、「男世壽再校」字樣。在卷帙目次編排上，保留秦鼎本的目次，但將林雲銘原刻本的目次附於本書《附錄》中，供讀者參考閱讀。

胡佳

二〇一二年秋於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

序

余童年鼓篋鄉塾，見制藝中有用韓文詞句人輒喜之，因購一坊本，以爲中郎枕秘，按日所受於師者既成誦，即發而潛玩，不令諸學童聽覩。塾師疑余汎覽，有妨舉業，伺而欲攫之，戒以夏楚。既而攫去，則韓文一部也，大笑而罷。余因摘所疑質問，覩縷聘貽，噤不能語，良久，恚且罵曰：「古文不過取其明晰易曉詞句擷入制藝足矣，何深求爲！」余進曰：「制藝即古文變體。昌黎當日起衰，恐不是竊前人詞句，擷入篇中，而八代之衰遂能起也。」長揖而退，塾師慙駭彌日。嗣余反覆探索，慙有所得，即作蠅頭小書，逐段逐句，分記於各篇之內。常恐有兔起鶻落，少縱即逝之虞，不憚一夜十起。如是者有年，漸覺鄙見日新，積疑盡釋。諺云：「故書不厭百回讀」，又云：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」，良有以也。所錄稟本，亦不輕以示人。閩變之後，與所註羣書一時俱沒。然幸此書習之最久，猶歷歷可記憶。所登《古文析義》前後編，常以額限爲憾。近養疴西湖，杜門三載，復取《唐書》磨核，俾全集中一人一事悉有原委攷據，加以篇末總評，發明全文大旨，